

說唱小叢書

金銀灘

(唱詞)

金 銀 灘

(唱詞)

麦 秀

唱的是黃河飛沙卷風云。那位先生說話啦，“黃河飛沙卷風云”，形容大沙漠還像那回事，攔這里形容黃河像話嗎？眾位，在下倒有個解釋。我唱的是老黃河，何謂老黃河？其中有些來歷：咸豐五年，河道失修，上游流沙冲刷下來，下游河床抬高，這一年水大決口，黃河從蘭考縣改道東流，經濟南流入渤海，只撇下一道河身，几道殘堤，這就是老黃河。說它是河，其實無水，倒像一條沙龍，連綿五百

余里，直伸东海。每逢旱天，大风一吹，
飞沙升起，盖天蒙地，黄腾腾，雾漫漫，
霎时可以聚起一丈多高的沙滩。所以唱做
“黄河飞沙卷风云”。说书人就是要从这地
方唱出一段故事，众位同志稳坐，听俺慢
慢道来。

唱的是黄河飞沙卷风云，
黄河滩上有两个村。
东西相距二里路，
两村不远紧相邻。
两个村有两家贫农户，
土改以后翻了身。
王庄的大哥名叫王如意，
刘屯的老汉名叫刘万春。
刘万春有个女儿叫凤鸾，
这一年年纪整整十九春。
如意、万春都是村干部，
凤鸾她担任村妇联的副主任。

兩家人思想进步劳动好，
出来了一个关心同志的介紹人。
如意、鳳鸞恋爱以后都同意，
乡政府登記結成婚，
东家的紫罗西家爬，
兩家相爱又相亲。
逢年过节常来往，
兩家人亲亲密密度光陰。

書以簡單为妙，翻身后的幸福生活不必長敘，您想想，兩村相离不远，鳳鸞走趟亲戚比赶一趟露水集还容易，岳父女婿常常見面，交流交流工作經驗啦，敘敘家常啦，兩家哪有不亲密之理呢！过日子比树叶还稠，說書人真是唱它不尽了。單說到了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羣众拥护，到处热火朝天。碰巧这年雨水不調，先淹后旱。那时候剛剛建立了互助組，生产尚未集体化，各顧各

的。兩村因水利鬧了矛盾，兩家为了村上的事情，各不相讓，只鬧得亲戚断路，兩村减产，您往下听：

五二年政府号召大生产，
惊动了王庄刘屯两个村。
响应号召挂劲干，
男女老少不做落后人，
出村时头顶星斗足踏露，
直干到太阳落山大黄昏，
犁耙锄耨多忙碌，
黄河滩庄稼绿茵茵。
年头里一场大雪下的好，
瑞雪盖地麦盘根。
三月里下了一场及时雨，
大秋播种很均匀。
五月里又下一场雨，
青苗旺盛草如茵。
眼看着庄稼苗儿往上长，

眼看着黃河灘上土變金。
高粱結穗豆開花，
谷子棉花多喜人。
人都說今年的老天真听话，
雨水落的趁人心。
這一天萬春如意下地把庄稼看，
翁婿倆笑嘻嘻的難合唇。
如意說：誰說黃河灘上地不好？
誰說黃河灘是個窮命根？
叫我看今年丰收有把握，
黃河灘要變成聚寶盆。
咱倆村的窮漢抖抖勁，
從今後保證再也不受貧。
萬春說：你說這話照照照，
可就怕六七月里天連陰，
咱這里地性你知道，
蛤蟆撒尿也能淹死人。
夏季里十天不下雨，

旱的五谷如掉魂。
一場大風飛沙起，
沙土蓋地三寸深。
靠天吃飯靠不住，
想起來這事叫人傷腦筋。
一句話勾起來如意心腹事，
猛想起兩村排水常常鬧糾紛。
萬一今年再下雷暴雨，
是讓它淹王庄還是淹劉屯？

（插白）轉眼一想，哎，這還顧慮個啥？

劉屯的負責干部是我岳父，
俺王庄我就是主事的人，
鳳鸞來回多連絡，
天大的事兒也难起糾紛。
丈人女婿打交道，
那一回吃虧的不是老丈人！
萬春老漢一旁也盤算，

想起来往日事情很伤心。
从前是惡霸地主来当道，
因排水煽动羣众把命拚。
如今解放世道变，
才选我刘屯村上負責任。
两个村往后若是因水鬧矛盾，
我秉公办事無偏心。
为女婿我不能听人的話巴子，
顧王庄也得顧刘屯。
这老汉生就的性耿直，
办工作他可不管亲不亲。
翁婿倆正在想心事，
抬头看，西北角上起烏云。
他二人急忙各自回家轉，
一霎时雷鳴电閃雨傾盆。
头場大雨下的好，
庄稼葱綠一片新。
二場大雨过了量，

坑滿壕平漫樹根。

接連下了三場雨，

不好啦，平地行船水圍村。

大雨接連下了三場，還沒有一點晴的意思。風絞雨，雷電交加。風，呼呼呼呼；雨，嘩嘩嘩嘩；閃，一明一明；雷，咕隆咕隆；轟通，嘩踏！這是什麼聲音？房子泡塌了。出村一看，一片汪洋，蛤蟆到處亂蹿，咯哇咯哇亂叫。好厲害的大水啊！

王如意見勢着了忙，

他挨家挨戶看端詳。

見張家屋頂掉土牆勢動，

動員他快点搬家免傷亡，

安排好一家又一家，

家家戶戶都停當。

這才出村看水勢，

啊呀！一片大水寒心腸。

花生棉花漫了頂，

豆子紅芋喝魚湯。
三尺高的谷子只能露出穗，
大風吹來亂搖晃。
王如意眉頭一皺不言語，
淌着水來到一塊地頭上。
見一個老大爺瞪眼把水望，
手撥着高粱棵子淚兩行：

“我只說分了土地翻了身，
積極生產多打糧，
誰知道老天不長眼，
三場大雨遭了殃。
晴了吧，晴了吧，
再不晴今年可要打飢荒。”
這時候來了羣衆七八個，
大家伙一齊跟着開了腔。
張三說：“如意哥，這大水可得趕快
放”。

李四說：“水火無知沒情腸。”

刘五說：“再停三天不放水，”

赵六說：“我的庄稼要淹光。”

張三又說：“放水这事也容易，讓如意到他丈人那里去商量。

他丈人是刘屯的村干部，

看女婿的臉面还能不讓把水放？”

那个說：“恐怕这事办不到，”

問如意：“这场官司是向潘来是向楊？

东西路，南北拐，

人人都有偏心腸。

丈人女婿扣扣手，

徇点私情也应当。”

如意一听心里又痛又急又生气，

“哪件事，我为私情不給大家来帮忙？

拍拍胸口說大話：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褲腿一卷就要去扒堰，

有几个冒失鬼随后就跟上。

“刘屯的，讓咱們放水道还罢，
若不然，咱給他来一个全武行。”
眼看着砲捻子这就碰火繩，
从那边来了鳳鸞走的慌。

“慢着走，慢着走，”
上前去抓住如意的濕衣裳。

住了。那位先生問：王庄放水排澇，
和刘屯有什么关系？說書人把地势交代清
楚，众位就明白了。这里的河灘名叫簸箕
灘，西北高、东南凹，一溜斜坡，像个簸
箕样。王庄座落西北，刘屯座落东南，因
此王庄的水必从刘屯經過，才能流到河
里，随浪卷走。十几年前，兩村因放水鬧
过人命，結下村仇。以后經官府断定：刘
屯西边筑起一道大堰，讓王庄的水走正
北，轉向正东，再奔正南，流入河內。从
此以后，攔王庄來說，是“路远水流迟，”
上了大水，只有伸着脖子等淹，大堰却沒

人敢动，一劲就打架嘛。刘屯呢，虽然王庄的水流不来了，地势这么凹，也免不了受淹。两个村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土改以后，受了阶级教育，这点村仇也渐渐忘去了。不过碰到今年情况特殊，刚分了土地，庄稼又好，到了这种紧急关头，王庄人才动了扒堰的念头。

刘凤鸞上前擋住王如意，

又向大伙說主張：

“兄弟哥們別慌去扒堰，

讓我到刘屯去商量。

我提意在这里先挖一条溝，

这条溝可从刘屯直奔东南方，

水順着小溝流过去，

这样办兩村都無伤，

这意見不知好不好，

提出来大家細商量。

（插白）“大家看好不好？”“这

也，也好。可是，眼下再开一条新沟，能来得及吗？”

鳳鸞一听迷迷笑，

“我动员刘屯二百民工来帮忙。”

（插白）“也只好这样啦，慢了可不行啊！”“当然啦。”

这姑娘几句话攔住了大家伙，

淌着水离了小王庄。

一路走着一路想，

到娘家先见我的娘。

然后再和爹爹讲，

（插白）爹是个干部，看问题总全面吧，他同意了——

我再给大家好好来商量。

这姑娘办事精明又通达，

谁知道单干户的事情难协商。

给娘一说娘同意，

给爹一说脸儿冰冷不答腔。

（插白）这时候来了几个本家爷們，
其中有一个一听就动火啦，“就是这个主
意嗎？”“是的。”

“开一条小溝倒也好，
我問你挖坏青苗誰賠償？
破坏了我那十亩青沙地，
想叫我喝風倒沫餓肚腸？”
这一边又惊动了老族長，
鬍子一嚟开了腔。

（插白）“誰出的好主意？
在咱們村前挖了一条溝，
出入車馬不便当，
不便当也無妨，
挖断了風水可要遭禍殃。
刘屯是有名的龙头鳳尾地，
要不然怎么出来八个干部工作在外
乡！”

鳳鸞一听臉帶笑，

“您老人家怎么还有迷信思想？”

“你不迷信就試試看，
先挖条大溝在王庄！”
鳳鸞一想給他說不清，
連忙說，“这样不行再商量。
王庄羣众的态度好的很，
行不通咱再另外想主張。”

（插白）你听这話說的多圓滿！把那边要打架的态度遮盖过去了。照直說，那不就逗气啦嗎？

“总不能看着王庄受淹您不救，
总得要想个办法帮俺把水放。”

（插白）剛才那个只顧自己十亩青沙地的人又說話啦：

“这姑娘出嫁三天变了样，
句句話老偏着婆家那一方。”

鳳鸞应声答：“一辈子不出嫁我也是
这样想，

“兩只眼睛不能光看鼻尖上。”

刘鳳鸞正給娘家爷們打交涉，
这时候有几人吆吆喝喝进了庄。
一面走着一面嚷：

“全村老少听端詳，
王庄人不講道理扒开堰，
你們看大水滾滾流进庄！”

“好哇，原来是王庄定了緩兵計，
叫鳳鸞来到刘屯把咱誑。
乡亲们，赶快回家拿鉄鍬，
快把堰口去堵上。”

这个人临走留下一句諷刺話：

“你婆家办事可沒有光看鼻尖上。”
万春說，“王庄既然不講理，
还說什么商量不商量。
你回去問問小如意，
为什么私自扒堰淹俺庄？”

“爹爹，这不会是他的主意，他一定